

在古诗里读懂春节

对于古时的文人而言，除夕的特殊，不仅在其世俗意义，在形而上的文学和美学层面，这个节日亦是不一般的。一年将尽的时刻，让诗人们对时间的流逝分外敏感，他们感怀岁月的痕迹。在农耕时代，远行和别离都是沉重的话题，所以，“团圆”是另一个重要的诗歌母题，历代文人墨客们赋予了家常的点滴以仪式感。有关除夕的诗篇，殊途同归于一个朴素的愿望，那就是在凡俗的细节里重建逝去的时光——面对时间，写作不是无能为力的。

1 除夕守岁 辞旧迎新感慨良多

元代文人辛文房写的《唐才子传》里，有一段关于贾岛的轶事，这位纠结于“僧推月下门”和“僧敲月下门”的晚唐诗人，每逢除夕，“必取一岁之作置几上，焚香再拜，酹酒祝曰，‘此吾终年苦心也。’”笔耕一年，在辞旧迎新时给自己一番交代，这是文章的“香火继承”，很庄重的。

贾岛祭诗文的段子传到后世，成了文人的雅趣。明代文征明写过一首《除夕》：“人家除夕正忙时，我自挑灯拣旧诗。莫笑书生太迂腐，一年功事是文词。”贾岛的“取一岁之作，焚香酹酒”，文征明的“挑灯拣旧诗”，都是整理前一年的旧作。更有许多诗人会在除夕赋诗一首，换作今天，类似发一条感怀心绪的朋友圈。

白居易一次次地在“除夜”诗中感怀自己的年龄。“岁暮纷多思，天涯渺未归。老添新甲子，病减旧容辉。乡国仍留念，功名已息机。明朝四十九，应转悟前非。”这是他在49岁写下的《除夜》。“鬓毛不觉白

髭，一事无成百不堪。共惜盛时辞阙下，同嗟除夜在江南。家山泉石寻常忆，世路风波子细谙。老校于君合先退，明年半百又加三。”写这首《除夜寄微之》时，他53岁。七年后，他又写了一首《除夜》，“病眼少眠非守岁，老心多感又临春。火销灯尽天明后，便是平头六十人。”到写《三年除夜》时，他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，“晰晰燎火光，氲氲腊酒香。嗤嗤童稚戏，迢迢岁夜长。堂上书帐前，长幼合成行。以我年最长，次第来称觞。七十期渐近，万缘心已忘。不唯少欢乐，兼亦无悲伤。素屏应居士，青衣侍孟光。夫妻老相对，各坐一绳床。”

在辞旧迎新的时刻，小孩子会为年长一岁感到无比欢喜，而老人就会对时间格外敏感，因为年复一年，时间不会停歇，时间将带走一切，“又临春”三个字里，有写不尽的怅惘。时间制造了诗人的焦虑，但最终，他可以在70岁的门槛上写下“不唯少欢乐，兼亦无悲伤”，是对生命、对命运大彻大悟以后，坦然也淡然地接受着“夫妻老相对”的日常。

2 团圆相守 文人朴素的情意结

相伴是一种朴素的深情。在中国传统观念里，最美好的年节，总是与至亲挚爱相守度过。在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的农耕社会里，“除夕团圆”是文人的情意结。

“欢多情未极，赏至莫停杯。酒中喜桃子，粽里觅杨梅。帘风开入帐，烛尽炭成灰。勿疑鬓钗重，为待晓光催。”这首南北朝时梁朝诗人徐君倩的《共内人夜坐守岁》，是现在所知的最早的守岁诗。这是一首非常温情的诗，诗人描写了和妻子围炉守岁的场景。

对“团圆”的重视，跨越了阶层和身份的差异。到唐代，家族守岁的风俗已经传开，皇家也不例外。唐太宗李世民写过一篇《守

岁》：“暮景斜芳殿，年华丽绮宫。寒辞去冬雪，暖带入春风。阶馥舒梅素，盘花卷烛红。其欢新故岁，迎送一宵中。”

到中唐时，文坛气象彻底改变，杜甫的《杜位宅守岁》被认为是守岁诗的代表。“守岁阿戎家，椒盘已颂花。盍簪喧枥马，列炬散林鸦。四十明朝过，飞腾暮景斜。谁能更拘束，烂醉是生涯。”那一年，杜甫40岁了。他出身“奉儒为官”的世家，却仕途不顺。步入不惑之年的他经历了家道中落，仍看不到自己能施展抱负的希望。他所在的大家族固然在衰落中，毕竟还是望族，也只有族人济济一堂的场面，让他片刻忘记怀才不遇的失意，渴望人生在杯酒中释怀。

3 年节意趣 “清淡”之中暗涌深意

很多时候，温情的日常时光让诗人们成为民俗文化的写手，生动的年节意趣在诗词里流淌。

范成大诙谐地写吴中的年俗：“除夕更阑人不睡，厌禊钝滞迫新岁。小儿呼叫走长街，云有痴呆召人卖。”熬了一整夜，大人孩子都有点呆滞了，小孩子在街头乱窜，喊着要把“痴呆”卖出去——这是活泼泼的市井场面。

“剪烛催干消夜酒，倾囊分遍买春钱。听烧爆竹童心在，看换桃符老兴偏。”这是66岁的孔尚任卸去官场虚职，彻底地从名

利场中抽身而出，隐居于曲阜老家，沉醉在天伦之乐中。

“巧裁幡胜试新罗，画彩描金作闹蛾；从此剪刀闲一月，闺中针线岁前多。”查慎行的这首《凤城新年词》，写主妇们为家人赶制新衣的忙碌以及忙碌里的那点憧憬。

有关除夕的诗篇，殊途同归于一个朴素的愿望，那就是在凡俗的细节里重建逝去的时光。恰似唐寅的一句“岁暮清淡无一事，竹堂寺里看梅花”。轻描淡写中风流无限，“清淡”“无事”里，暗涌着至深至真的诗意。

据新华网



花儿装点新春气息

刘晓飞 摄



春到福到

刘晓飞 摄



喜气洋洋

刘晓飞 摄